



海依·尤利烏斯



生活的橋梁



作家出版社



海派文化精品系列

生活的橋梁

內 容 簡 介

生 活 的 橋 梁

匈牙利 海依·尤利烏斯

馮 亦 代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生活的橋樑

海依·尤利烏斯著

馮亦代譯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61) 字數：66千

開本 31''×43'' 1/32 印張 $3\frac{11}{16}$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1—4000

定價(6) 0.37元

人物

米哈里·包杜克 裝配工人

愛爾西 他的妻子

弗龍卡 愛爾西的嫂子

老伐爾加 石工

都尼雅尼 伐爾加的兒子

安特拉·達尼爾 運輸部副部長

索爾且·雅諾西克 建橋工程總工程師

蒂包爾·里維

葉諾·馬爾基

奧托·卡爾杜斯 土木工程師

卡爾曼·聶達

山杜爾·費易托

伊爾卡嬌嬌

安娜·特·彭果雷

安杜爾·特·愛爾諾費 國會議員

薩特伐雷夫人

莎麗

奧爾迦·齊爾 學生

費倫賽 工長

奧爾邦 工長

費基梯

基曼尼

楚西斯 工人

卓羅西

潘尼

高斯大娘

畢斯答 學徒

巴拉斯 看守人

海蒂斯 辦事員

西歐的工人和新聞記者

布達佩斯和匈牙利農村

時間

一九四五—四六年

第一幕

第一場

布達佩斯。運輸部建築工程處辦公室。一座新式建築，雖然在圍城中經歷了戰火，幸而完好無損。窗戶上嵌着硬紙板。屋內的陳設不完備，一張新式繪圖桌，另外一張繪圖桌還沒有裝置起來，各部分都靠牆放著。屋中央還有張長條桌，幾把從各處搬來的椅子。後面牆上掛着一幅布達佩斯大地圖。

馬爾基，五十八歲，坐在繪圖桌前工作。里維，二十六歲，走進屋內，後面跟着兩個人：卡爾杜斯，四十五歲，和龔達，五十二歲。這三個人全是技術水平相當高的土木工程師。卡爾杜斯和龔達的事業因為戰爭和圍城而受到了挫折。他們揹着行軍包，從他們鞋上，看得出他們經常在布達佩斯城內廢墟中來往奔走。一九四五年六月。所有的角色都衣著舊襤，顯示出過去幾年來的窮困生活。

里維 請進來！

馬爾基 （站起來，顯得高興）啊！我們以前見過……卡爾杜斯先生，龔達先生……

卡爾杜斯 對，見過的……馬爾基先生……

龔達 我們這批死裏逃生的人居然也碰頭了。

里維 （走向地圖）總工程師雅諾西克先生要我吧計劃給卡爾杜斯先生跟龔達先生講一下，

（向馬爾基）他們是來跟我們一塊兒工作的。

卡爾杜斯和龔達走向地圖，馬爾基留在桌旁繼續工作。

里維 這是布達跟佩斯之間第一座永久性的新橋。

龔達 新的便橋，我們已經聽得很多了……

里維 報紙上都管它叫便橋，什麼理由，那只有他們自己知道。這座橋可完全不是便橋。

卡爾杜斯 說下去，年輕人……請問你叫什麼？

里維 我叫里維。

卡爾杜斯 請說下去，里維先生。

里維 解放以後，蘇聯紅軍在多瑙河上架了兩座橋，這兒跟這兒。（在圖上指着）真是軍事

技術上的光輝成就——不過，這還是臨時性的。冰流一來，就會把木橋冲垮……橋

一冲垮，這個城市，整個國家，就會被劈成兩半。

卡爾杜斯 對……一定的。

里維 我們得到了自由。現在該學會運用自由了。我們得自己來造一座新橋，經得起風

吹雨打的橋。

龔達 （驚訝）我們得自己來？……（換過口氣）當然……我們得自己來。

里維 就在這兒造橋。

卡爾杜斯 在國會旁邊？

里維 對。這兒河面最窄。早先這兒沒有橋：那批法西斯匪幫破壞得多可怕，把我們六座美麗的橋炸成了一片廢墟，可是廢墟……

龔達 想起來都教人受不了。

里維 ……阻擋不了我們來重新建築。請幫我一下。

里維拿出一張新橋的藍圖——圖上，橋的中部還不是最後定稿——釘在牆上。這張圖佔了牆的一半，把地圖遮住了一部分，大家幫着他。

里維 你們可以看到，這座橋是木料和鋼鐵的建築物，架在八座混凝土橋墩上。我們要
用鋼筋混凝土造布達和佩斯兩邊的碼頭。大橋兩頭的引橋各有三個橋孔，每個長二十八公尺，用木料做橋梁。正橋有三個橋孔，兩邊的各長五十七公尺，中間的長八十公尺。橋身全長四百公尺。橋寬：兩邊是二公尺二十五公分的人行道，當中是七公尺的車行道。

卡爾杜斯和龔達仔細傾聽，顯然引起了他們的興趣。

卡爾杜斯 （停了一下）真是傑作。

龔達（指指圖的中部，不勝羨慕）這兒是郎格爾式建築——氣魄真大。

里維 我們還要擦掉改過，另選一種氣魄更大的。我們把中間橋孔的樣式改了。（他在藍圖中部釘上了一張稿紙）這樣就跟原來意圖不同，這一部分不再用木料，要改用鋼料。

目前搞不到那麼多木料。

卡爾杜斯 角鋼少不了，搞得到嗎？

里維（平靜地）也沒有角鋼。如今能够在匈牙利搞到足夠數量的鋼料，就只有油管。這座橋要用油管來造。

卡爾杜斯和龔達顯然失望了，他們的興趣跟着減退。

卡爾杜斯 這玩笑才無聊。

龔達 我可想不通。

卡爾杜斯 對不起，里維先生，油管可不能造橋的！

馬爾基 開頭，我也這樣想。可是想想又不對頭。油管還是可以造橋的。

龔達 我對於最新的造橋技術，倒很熟悉，可是……（由於失望，他改變了態度）我明白。這沒有什麼關係。我——明——白。可是我還得問問你，年輕朋友。

里維 問吧。

龔達 挺明白的，這是個長期工程。照我看來，這個工程要化很長的時間。有沒有給工程師準備好——我再說一遍，年輕朋友——準備好適當的糧食？

里維 你真以為這是眼前的頭等大事？

龔達 先生，這次圍城，我們幸而死裏逃生，剛剛從地窖裏跑出來……剩下的只有皮包骨頭了……皮包骨頭……我還要養活一家人……

卡爾杜斯 這全得看一件事，諸位。糧食最重要，不論你能不能用油管在多瑙河上造橋。

至於我要說的，就是誰來賺錢？

里維 錢？給誰賺錢？

卡爾杜斯 不管給誰賺，我也在外面跑跑，見過世面，又不是個孩子。要是沒有人大把大把賺錢，誰會來做這種工程？

里維 我看，卡爾杜斯先生見過的世面也不見得多。

龔達 對不起。我不喜歡人家拿大事情當兒戲。也許有人把漂亮的辦公室當家，吃不着什麼虧，也許他們沒有一家人，一天三次，坐上桌子要吃要喝。可是我，比方說，就有一家人。再說，我還是個釣魚專家。我那根貨真價實的挪威格利高森式三節釣魚竿，還帶有真正『迪·西·比』線軸，幸而都在圍城時保存了下來。諸位，這

根釣魚桿如今已成稀世之寶了；要是一切都完蛋，我還可以靠釣魚來養家活口。

馬爾基 你知道，當年我年紀輕，對鉚釘和鋼鐵焊接工程這一行，很有兩手。現在我活到五十八了。壓根兒就沒有機會參加過重要的大工程。我求求你，甭提釣魚啦。

龔達 馬爾基先生敢情有點兒只顧自己，不顧別人。我要養家活口的。

卡爾杜斯 告訴我誰賺錢，我就告訴你們錢的去路。

里維 諸位，我們如今在民主匈牙利的運輸部哪。我們運輸系統裏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新橋的建築工程，讓我接着講下去吧。

龔達 講吧。

卡爾杜斯 當然可以。

總工程師雅諾西克，三十七歲，和工程師費易托，四十二歲，走了進來。雅諾西克是個出色的土木工程師，性情沉靜、內向。很少笑，經常保持客觀態度。在運輸部裏工作多年，一舉一動都稍稍透露出一點，可是還不顯得刺眼。費易托有些神經質，但不很厲害，他也是個出色的工程師，可還够不上雅諾西克的本領。兩個人都剛參加了一次重要的討論會回來，有些不自在，有些激動。費易托一屁股坐在屋裏獨一無二的那把圈椅裏，

雅諾西克 諸位好。我們全聚在這兒了。叫人够喜歡的。

費易托 諸位好。

龔達 您好，雅諾西克先生。

卡爾杜斯 好極了。

雅諾西克跟龔達和卡爾杜斯握手，又跟馬爾基和里維打招呼。

馬爾基 （激動地）怎麼樣，總工程師，怎麼樣？

費易托 荒唐！簡直倒楣透了！

里維 出了什麼事？

雅諾西克 由於費易托先生一再要求，我們又去見了副部長達尼爾先生，把我們憂慮的事告訴他。他馬上把我們帶去見部長。

馬爾基 那麼……怎麼樣……

雅諾西克 部長拒絕變更限期。大橋一定要在一月三十一日完工，準時開放。

費易托 倒楣！

龔達 一月三十一日？

卡爾杜斯 一九……多少年？

里維 當然是四六年。

龔達 對不起，現在是一九四五年六月。

費易托 這一點我們早知道，襲達。

卡爾杜斯（自語）我想不通，這種閃電式的速度，誰還能賺到錢？

馬爾基 諸位，還躊躇些什麼？你們不覺得心神嚮往嗎？我老了，可是，我都高興得要跳起來了！我原來快要變成老樂師了，每天要忘掉一支曲子。結果，到了現在，我居然要去造橋了，造一座跨過多瑙河的橋。誰再發愁呢？用不到理會什麼最後限期的，我們馬上去幹，就成！

雅諾西克（十分嚴肅地）我怕那樣不成。馬爾基，部長不但堅持最後限期，他還要求有個工作計劃，每個月、每個星期、每一天的工作進度，都要規定得清清楚楚。我們越是要說服他，說這樣做此時此地根本行不通，他反而越堅持他的要求。

里維

（帶着滿意的微笑）部長是個共產黨員。

費易托 只要小里維說話像個共產黨員，工程師就完蛋了。

里維 不見得。我們瞧吧。

雅諾西克（沉思地）老實說，部長的指示對我的啓發很大。像這樣子去生活去工作，又有計劃又有目的……真太美啦……可是……

費易托 這批人都是外國回來的，滿以為可以把這些想法整個兒搬過來。廢話！吹牛！

照計劃生活！在這個國家裏！今天！今天就要我說明天、下星期四、九月十七日、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四點鐘做些什麼！可是，我連明天怎樣從郊外走到這兒來都還不知道呢。建築材料在哪兒？一點也沒有。嗨，在布達佩斯誰見到過松木？就算有，也到不了這兒。運輸不通！還有工具……就算在我們首都你能够拿出十個噴燈來，那麼……造鋼梁的工廠又在哪儿？給工人吃的糧食又在什麼地方？

龔達 再說，還不只是光給工人吃。

費易托 尊敬的同事們，哪一位計算過我們需要多少木料？就照削減過的數量算吧。要是比一萬立方米還有得多，我當場把多出來的木料吞下去。究竟要多少木料呢？簡直胡鬧！

里維 我們不該被困難嚇倒。

費易托 多謝你的教訓。要嚇倒我可不容易，就是我們親愛的部長的話，也嚇不倒我。『吊橋』造了十年。『伊莉莎白橋』造了四年。『奧布達橋』估計要八年。再說，這些橋都是在經濟平穩時候造的……當年首都，是呀……我可沒有別的話來說清楚——當年首都還很繁榮，生產力正在高峯上，還有先進的西方的幫助。進口材料……專家……美國借款……對不起，這些事我們知道得更清楚！要是我們大不列

顯的兄弟黨有能耐治理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國，那麼我們，在我們這個小國家裏，也就該明白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了。

雅諾西克（客觀地，思索地）我以爲這一切都無關緊要。最緊要的是那些跟我們一塊工作的人手。要是有人，我們就可以應付任何困難。我們最需要熟練工人。

米哈里·包杜克走進來，工人，三十五歲。

包杜克 諸位好。

工程師們不經心地回答他的致候，都不十分理會他，只有馬爾基滿有興趣地望着他，搜索他的記憶。

雅諾西克（繼續說下去）我們需要一百多個石工，焊工，裝配工——這些人從哪兒來？那麼多人在戰爭裏死掉了，另外的又分散各處。我們可以找到的人，又付不起工資，也提供不出適當的條件可以讓他們不去給私人做工。

費易托 對極了！我們這個國家裏找出幾百個熟練工人嗎？在這個法西斯糞堆裏能有嗎？

里維（熱情地）費易托，你沒有權利侮辱我們祖國。就在一年以前，情況也已經不是這樣的了。如今當然更不用說啦。法西斯匪幫炸毀了這些大橋。我們要重新造起來。我們一定做得到，你瞧着吧。

包杜克（打斷他）對！我們需要的熟練工人，也一定找得到。

大家吃驚地轉向他。

馬爾基（認出了他）米哈里！米哈里·包杜克！我瞧了又瞧……到現在才聽出是你。

包杜克是我，馬爾基先生。

馬爾基原來你還活着？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包杜克我還活着。工會派我來的。（走向工程師們，介紹自己）米哈里·包杜克。

雅諾西克雅諾西克。總工程師。

包杜克我要跟諸位在一塊工作，一直到大橋完工。我的任務是組織工場基層委員會。

（把一份文件遞給雅諾西克。）

費易托（瞧着包杜克的證章）為什麼偏偏是你接到這個任務？

包杜克他們偏偏派我來。

費易托我們有兩個工人政黨。

包杜克可是只有一個工人階級。我到這兒來就是爲了代表他們的利益。

費易托對……對……對……

雅諾西克（讀了文件，和包杜克握了手，一板正經地）我知道了。我們當然會尊重你的。